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張

电影文学剧本新作选

弦

责任编辑：冉占彩 赵传仁

封面设计：柯 明 郜 科

张弦电影文学剧本新作选

张 弦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编辑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七二一四工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5印张 5插页 260千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江苏第1次印刷

印数：(压膜本) 1-1160册(平装本) 1-1945册

*

I S B N 7 - 5 0 5 9 - 0 3 1 3 - 6 / I · 1 9 0

(统一书号：10355·1118) 定价：(压膜) 2.95元

编辑说明

为了检阅江苏文学创作成果，展示江苏作家创作风貌，并为江苏文学事业积累资料，作协江苏分会特编纂一套《扬子江文学总汇》。

这套系列性的文学总汇，包括小说、诗、散文、报告文学、理论研究等各文学门类。

选编的方式，有个人专集（选集、多卷集），有按年代、按文学品种汇编的综合性选集，以及新创作集。

《总汇》将根据每年创作及理论研究的实际情况而定，不硬性排名次、定先后，个人专集，可一年编一册，也可间隔数年再编一册；按文学门类合编的选集，可一年编一集，也可数年编一集，皆以创作实际成绩为准。

文学创作之河永远长流，载创作实绩之舟的《总汇》，亦将在此长河中鼓棹同进。积十年二十年之力，或可一窥新时期江苏文学发展全貌。此为编委会诸同志共愿。

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

《扬子江文学总汇》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八月

序

荒 煤

读罢张弦同志的电影文学剧本新作选，引起我不少的思考，也觉得有很多话要讲，可是提起笔来，又觉得我想谈的问题，似乎与剧本创作没有什么关系。

例如，他原来是北京清华大学冶金机械专修科毕业的学生，先在鞍钢任技术员，1956年又调到北京钢铁设计院工作。

也就是这一年，他开始写小说与电影剧本，接着在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劳动。1961年摘帽之后，又调到马鞍山钢铁设计院工作，终于在1963年转到马鞍山市文化局当了专业编剧，可是不久就碰上十年动乱，又被下放农村监督劳动10年。

很抱歉，我不了解张弦同志在钢铁设计院工作多年有什么成就和贡献。除了《上海姑娘》影片的背景与钢铁厂有关外，也没有看到其他作品涉及炼钢方面题材的。

为什么张弦手下的笔会从钢铁方面转到人的心灵方面

来？为什么经过20年来的磨难，还不肯放下笔，还是执着地热衷于电影剧本创作？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钢铁意志”？

再例如，他这种钢铁意志，落实到笔下，他所创作和改编的电影剧本，大多数是表现女性悲剧性命运的，这又是为什么？

这一切，都不会是偶然的。

张弦同志在他第一本电影剧本选集的后记中就讲过：

“创作源于生活，而生活却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我欣赏这句话，也引起我思考。那么，作家从不可强求的无限丰富的生活源泉里究竟要汲取什么，表现什么，给予读者一些什么东西呢？

也许是我保守或守旧，尽管我自己也没有什么作品可以证明，但我还是始终不渝地相信高尔基的这一观点：

“文学的任务、艺术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就是把人身上最好的、优美的、诚实的，也就是高贵的东西，用颜色、字句、声音形式表现出来。难道不是这样吗？例如，我的任务就是激起人对自己的自尊心，就是告诉他，在生活中他是最优秀、最有意义、最宝贵、最神圣的，除他以外，再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了。”

我认为，这就是最彻底、最科学、最简明的文学即人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我认为，“要激起人对自己的自尊心”，这对于作家来讲，可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任务。

这首先决定于作家是否能够从自己最熟悉的、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社会现象和人物的命运中，确实看到人身上

最高贵的东西，激发了作家的情感，产生强烈的冲动，充满热情去表现人的美好的心灵。

这对作家来讲，既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他不可能真正熟悉所有的人，认识和理解每一个人；同时，这也就是每一个作家的特殊性，他所选择的题材和表现的人物的命运，都有他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

张弦同志的创作多数是表现女性命运的，而且多数是表现当代女性悲剧性的命运。这恐怕都是张弦可遇而不可求的特殊的生活经历中有所深切感受的一种反映。

不用说，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家莫不在自己作品中表现过女性的命运，甚至也是悲剧性的命运比较多。

这是因为，女性的命运实际上和家庭、社会、民族与国家的命运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的联系。女性是妻子、母亲，从爱情的萌芽到各种样式的婚姻终于形成幸福或不幸福的家庭，承担起种种繁重的责任和义务；女性无论在生理上、心理上、在整个精神世界里，都可以说是负担最重的人。

因此，激起女性对自己的自豪感，即使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今天四化建设、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中，也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把妇女半边天的创造性、积极性真正发挥起来，这对改革和开放是多么强大的动力啊！把中国女性美好的心灵和智慧发扬起来，这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又将有多大的推动作用！

当然，要解脱中国妇女身上以至几千年来旧的习惯势力、旧观念、旧思想的种种束缚，还会有一个较长期的过程，也还有一个艰辛的历程，然而改革和开放这股历史潮流

终于使得广大妇女意识到一个真正掌握自己命运的时代终于到来了。在呼唤重视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思潮中，难道不应该要更加重视女性的尊严和价值么？我们谁能够计算得出来，在十年动乱中有多少家庭被破碎和毁灭，所造成的无数的悲剧中有多少女性的血泪？

何况在今天的改革和开放中，在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新旧交替时期，“文革”的后遗症还未尽消逝，又沉渣泛起，封建迷信、早婚、各种变相的买卖婚姻，以至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都从各个方面侵袭着女性美好的心灵。那么，新时期电影文学中出现相当数量的表现妇女题材、表现女性悲剧命运的作品，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恐怕一批女导演的崛起，也未必与其现象无关。

也因此，我想到，新时期以来，许多激起人们强烈反响的影片，如《苦恼人的笑》、《小街》、《毋忘我》、《人到中年》、《天云山传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泪痕》、《如意》、《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沙鸥》、《青春祭》，以至《城南旧事》、《骆驼祥子》、《黄土地》、《良家妇女》，等等，都无非是激起人们思考或历史的反思；尽管在漫长的历史的进程中，时代不同、生活条件不同，性格与命运也各不相同，甚至到了振兴中华这个伟大历史时期，为什么许多妇女还不能很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们如果不能面对今天的现实，展望未来，站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来回答这个问题，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惨痛的历史的教训，那么，我们怎么能激发中国妇女对自己的自尊心！

可是，回顾历史，我们既不能不为十年动乱以至今天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的悲惨的女性命运感到痛心，然而，我们也不能不为许多女性的形象感到自豪。象《人到中年》、《沙鸥》、《十六号病房》、《毋忘我》、《牧马人》、《赤橙黄绿青蓝紫》、《女人的力量》等等影片中的女主人公，她们在各自不幸的遭遇和命运中，尽管饱经坎坷，处境艰难，却没有丧失她们的理想和信念，仍然保持美好的心灵和高尚的情操，在各自的工作和生活中去克服种种困难，尽力而为，力求为人民、为祖国、为社会主义作出新的贡献。

这也正是我们应该感到自豪的美好的形象。

因此，我希望作家既不要忘却、割断历史，也应该随着历史的发展，促进人们更多地关注女性的命运，使得社会主义一代新女性更迅速地成长起来。

从这一点来讲，我感谢张弦同志的努力，他在作品中的确创造了一批生动感人的女性形象，通过这些人物的心灵的镜子也的确发人深省地思考，我们既为她们美好的心灵而感到自豪，也更应该为她们面临许多历史的重负而往往难以摆脱种种恶梦和厄运而感到羞愧和自责，我们为她们作了些什么？

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作为一个老战友，又不免有点期望，正如历史往往是螺旋形似地向前发展的，我又希望张弦同志再回过头去从《上海姑娘》、《青春万岁》（尽管写作之间相隔近卅年）这个角度来考虑，可否再写几个五六十年代的女性或者时间跨度更大：写一些五十年代朝气蓬勃的少女，饱经坎坷，终于在八十年代重新焕发青春的女性形象

来，甚至也可以是“女强人”的形象来。这既是生活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我想也应该是擅长表现女性命运的作家更进一步向历史深度开掘的必然的途径。换句话说，我希望能看到一些反映建国以来有关我国各族人民的女性命运题材的史诗性的作品。让“女人是弱者”这种时代早日消逝，让八十年代成长与成熟起来的新女性、甚至女强人早日迈进银幕罢！

我深信张弦同志能够迈开这一步，把我们时代和生活里的“最优秀、最有意义、最宝贵、最神圣的新女性对自己的自尊心激发起来，真正成为震撼人心、振兴中华的半边天——成为一股人类历史上最宏伟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女人的力量！

1987.3.22 凌晨

目 录

序 荒 煤

银杏树 (1)

附录: 短篇小说《银杏树》(张弦)

未亡人 (70)

附录: 短篇小说《未亡人》(张弦)

湘女萧萧 (154)

附录: 短篇小说《萧萧》(沈从文)

井 (222)

失恋者 (294)

附录: 中篇小说《耿尔在北京》(陈若曦)

陈若曦和耿尔 (387)

后 记 (394)

银 杏 树

(根据作者同名小说改编)

片头衬景：

一棵古老的银杏树：高大，傲岸，庄严。

在夕阳的照临下，金色的叶子熠熠闪光。

闹钟响了。

熟睡中的常雁被惊醒。她懒洋洋地伸手按了一下止闹的按键，又缩回被窝。可是闹铃又响了起来，她只好起身。

这是两室一厅单元房的小间。屋里，两张素净的小床，占去了空间的一半；加上书桌、书架等几件家具，塞得满满的。

过道兼饭厅里，并排摆着三辆自行车。另一间房门开了。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跑出来：“我要姑姑，我要到姑姑

床上去……”她从饭桌底下钻过去，撞开了常雁的房门。

“佳佳，小点儿声！你妈刚下班！”厨房里，正忙着早饭的常母探出头。

常雁的弟弟常鸿，套着毛衣出来，打开楼道门，把自行车搬了出去。

厨房。常雁给小侄女挤好牙膏，两人在水池前刷牙；常母端着碗筷进出；常鸿又过来拿脸盆接水。四人挤挤让让，却配合得很默契。

“瞧你的白头发，越长越多啦！”母亲怜爱地看着在梳头的女儿，“别动别动……”给她拔掉一根。

“哎哟！”常雁一缩脖子，“行啦行啦！随它长去！”

突然“砰”的一响，不知哪儿砸了一只茶杯。紧接着更重的一声“嘭！”象是摔了暖壶。

常鸿的妻子小林，睡眼惺忪地从房里探出身来，“闹什么呐，人家刚睡着……”

常鸿指了指天花板。

楼上，跺脚声、关门声。然后从楼道传来了吵嚷声。

“凭哪门子伺候你！凭哪门子做你的奴隶！……”一个女人的哭叫声。

“回来！你给我回来！”一个男人呵斥着。

常母打开楼道门，只见穿着睡衣的年轻女邻居冲下楼梯：“找你们厂长去！找你们书记去！没见过你这样的男人！”

“丢人现眼的东西！你……”男的追下来，“有种你别回来，别进我的门！……”

常雁赶快把门关上了。

小林：“这小两口子，不是刚旅行结婚回来吗？”

常鸿：“嗨！打是亲，骂是爱嘛！”

常雁淡然一笑，把小佳佳拉走了。

二

省电视台大门口。

常雁跳下自行车，正碰上秦兰抱着一堆报纸、信件从传达室出来：“常雁！”

常雁答应一声，锁上车，跟她向大楼走去。

秦兰：“喂，房子我打听过了！还有两个小套，一室一厅的。我找台长说去。到时候你可别松口啊！”

常雁不抱希望地笑笑：“不可能……”

大楼楼厅。摄像师、照明员等扛着机器设备朝外走，向她俩打招呼。

楼梯上。秦兰挽着常雁，小声地：“我约好了：明天晚上，在我家。”

“什么事？”常雁装糊涂。

“就那个机械厂的工程师呀！”

“没意思。算了！……”

“又算了！这回呀，特别合适，年龄，文化程度，共同语言，还爱听音乐！……”

“我不去。”

“你看你，先见见面再说嘛！明天……”

“我忙。我没时间。”她调皮地耸耸肩膀，进了办公

室，拿起空暖壶。

秦兰堵在门口：“老大不正经的！我可就管这最后一次啦！……”

“秦兰！”副台长过来，“你们组能不能抽个人跑一趟？”

“上哪儿？”

“新闻组有个选题，全省第一个运输专业户。他们派不出人了。”

秦兰：“就去拍吗？”

副台长：“先去摸摸情况。也就两三天吧……”

秦兰还没答话，常雁冒出一句：“我去！”

秦兰想阻拦已经来不及了。

副台长对常雁说：“那好，你来一下吧！”走了。

秦兰嗔怪地：“明天晚上怎么办？”

“你看着办呗！”常雁格格地笑了。

三

丘陵地区农村的秋景闪过：晚稻正黄，果林正茂。夕阳挨近山头，景致格外柔和、绚丽。

北京吉普在公路上奔驰。

车内。常雁望着窗外的景致。

后座的一位干部正起劲地谈着：“……当时议论可多啦！公社反对，县委意见也不一致，‘弃农经商’啦，‘挖国营企业的墙角’啦，有人写信到省里，郑书记亲自到七里庄做了调查，当场表态：支持！嘿，那时我们还都为郑书记捏把汗呐……”

引擎的声音渐渐不正常，终于停了下来。司机咕哝着下去修车。

常雁也下车活动活动腰腿。她信步向一条土路走去。

土路前方的小岗上，一棵高大、挺拔的银杏树屹立着。密密的、嫩黄的树叶沐浴在斜阳余辉中，整个树冠光灿灿的，犹如一片金色的祥云。

常雁不禁精神为之一振，她向土岗跑去。

她仰望着挺秀的树干、壮美的树冠，欣喜不已。

轻风吹着那小扇子般的叶儿，发出窸窣窸窣的响声，象欢快的少女们在悄声细语。常雁露出兴奋的微笑。她看着，听着，又象孩子般地张开双臂丈量这古树的周长。

她的手突然停住了。她看到树身上刻着这么几个字：

姚敏生
孟莲莲 好了！

痕迹虽已陈旧，字体歪歪扭扭，却可以看出刻得很认真，一笔不苟。

常雁饶有兴味地看着。

“常记者！”土岗下，那个干部在喊。

“车修好了吗？”

“不行啦，这老爷车，走不了啦！”他向常雁走来，“七里庄是去不成了，天也晚了，能不能委屈你就在银杏村歇一宿？”他指了指土岗边上的一个村子。

一片小竹林那边，错落着十几座农舍，红瓦白墙，绿荫掩映，炊烟初起，暮靄方临，整个村落溶在暖色调的黄昏之中，显出恬静安适的田园意境。

“行啊！”常雁显然对这里产生了好感，“方便吗？”

“大队冯书记家宽敞得很，没问题……”

四

小学校。简陋的校舍，残缺的土院墙。一群放了学的孩子在校门外围成一堆哄闹着：两个男孩在打架。

正在难解难分之时，其中的一个忽然松开了手，另一个回头一看，也赶快站直了身子。周围起哄的都纷纷散开，一场喧闹顿时鸦雀无声。

原来一个女教师站在他们对面。女教师责备地瞥了他俩一眼，拣起地上的书包给一个挎上，又掸了掸另一个身上的土。两个孩子向老师鞠了一躬，讪讪地走开了。

常雁含笑注视着这个场面。

“小孟！”干部喊，“你舅舅在家吗？省里来了客人啦！”

“喂！”孟莲莲回身，“李秘书！……”她迎上来，见了常雁，欣喜而腴腆地，“快到家里坐吧！”

她轻捷地走在前面带路。经过自家菜园时，把手里的一摞作业簿交给一个学生，进菜园摘了些青椒，用衣襟兜着，又拔了把小葱，转身出来，又快步走在了前面。

她进了院门，喊了声：“舅舅，来客人啦！”一扬手把猪轰回圈里，搁下菜，麻利地举起门边的叉子，叉下挂在房檐下的咸肉，一边笑着招呼道，“请进屋呀！”

一盘青椒炒咸肉丝，一碗葱烤鲫鱼，还有炒鸡蛋等小菜

端上了饭桌。

常雁欣赏地看着孟莲莲忙碌的身影。

“我妹子死得早，她爸爸娶了后娘，我怕她受委屈，把她接来跟我们一起过了。”大队书记冯世康嘬了口酒，“还是女孩子中用，现在我这家全靠她张罗啦！……”

孟莲莲又端着个药罐子进了里屋。

“吃菜，常记者，别客气啊！”冯世康给李秘书和司机续上了酒，“现在的日子可不象以前了，要是你们先打个电话来，这菜就上不了桌罗！……”

五

出了舅舅家后门，穿过一个小院，常雁由孟莲莲领进了崭新的三间一排的大瓦房。

“比不了你们大城市，您好歹将就一宿吧！”孟莲莲甜甜的声音。

灯拉着了，常雁眼前一亮。这是一间宽敞的卧房，大小衣柜、沙发茶几、书桌立灯，一应俱全，都是现时城里流行的款式。只有那张床，还是这一带农民喜爱的传统式样：四根柱子撑顶挂幔、雕花的床框镶着玻璃彩绘，这使得房里的洋味儿中又带着一点淳厚古朴的土气。灯光透过红色乔其纱灯罩，把满屋子照得暖色融融，喜气洋溢。

“好漂亮的新房！”常雁环顾四周，赞叹着。

“您坐！”莲莲递上茶来。

“原来你就是孟莲莲呀，”常雁兴味盎然地望着她，“我进村的时候，在银杏树上看到了你们俩的名字啦！”